

中古文学研究 | 范子烨 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东晋南朝 谢氏文学集团 研究

丁福林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古文学研究
ZHONGGUWENXUEYANJIU

主编◎范子烨

东晋南朝谢氏文学集团研究

丁福林◎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上海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晋南北朝谢氏文学集团研究/丁福林著.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2014. 6

(中古文学研究/范子烨主编)

ISBN 978 - 7 - 5100 - 8137 - 8

I. ①东… II. ①丁…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9027 号

中古文学研究·东晋南北朝谢氏文学集团研究

主 编

范子烨

本册著者

丁福林

责任编辑

薛春民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85 号

邮 编

710003

电 话

029 - 87214941 87233647(市场营销部)

029 - 87235105(总编室)

传 真

029 - 872796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430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0 - 8137 - 8

定 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自序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幸运地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受业于国内著名学者段师熙仲先生,随从先师研读汉魏六朝文学,开始了我的学术研究生涯。教学之余,优游于浩渺之书山文海,时有所见,间或撰作一二短文,不求闻达,意在自娱,亦人生之一乐也。90 年代中期,受我素所敬重的前辈学者卞孝萱先生之邀,为他所主编的《六朝文学丛书》撰稿,乃欣然从命,草成《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一稿,并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于 1998 年出版发行。是书仓促成篇,多有不足,然敝帚自珍,期以一得之见,为我国家族文学的研究拓展思路。今应范子烨教授之邀,特修正此书谬误之处,又补充若干之材料,更为新名,以示与前书之别,并就教于大方之家。

东晋南朝的陈郡谢氏家族是一个伟大的家族。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无数著名的家族,但仅就文学创作这一角度来说,如陈郡谢氏家族人才辈出,在文学创作中取得重大成就,并且历时数百年而始衰的情况可以说绝无仅有,乃是其他家族无法与之比拟的。笔者选择这一家族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出于对这一伟大家族的尊重;另一方面则力图通过对谢氏家族的研究,反映出整个六朝文学创作的一个侧面,从家族的角度认识六朝文学风貌与政治状况。将陈郡谢氏家族中谢混诗的革除玄言诗风、谢瞻诗的清新淡雅、谢灵运诗的富艳精工、谢惠连诗的凄清幽寂、谢庄诗的清丽研炼、谢朓诗的清新秀美紧紧串联在山水诗从兴起到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之中,以期展示整个谢氏家族文学集团在我

国山水诗由附庸而蔚为大国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凸现出这一家族文人团体在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当时群星璀璨的文学风貌。然自知学识欠缺,挂一漏万,未免恨恨,有愧于心焉。

丁福林

2013年8月18日

目 录

导论 谢鲲和谢氏家族的崛起	(1)
第一章 谢安的东山再起和谢氏家族的兴盛	(8)
第一节 谢安的出仕之路	(8)
第二节 天下苍生望谢安	(14)
第三节 淝水之战中的谢氏家族	(22)
第四节 谢氏家族的全盛	(26)
第二章 东晋中期的谢氏才俊	(28)
第一节 多才多艺的才士谢安	(28)
第二节 绍继家声的阿大、中郎	(30)
第三节 谢奕和谢万、谢石	(36)
第四节 谢安子侄之彦秀——封、胡、羯、末及谢琰	(43)
第五节 风韵高迈的一代才女谢道韞	(52)
第三章 东晋末年的谢氏家族和山水诗的兴起	(56)
第一节 东晋末年的政治概况	(56)
第二节 风神秀彻的谢混和山水诗	(59)
第三节 东晋末年谢氏家族的优秀人物	(71)
第四节 谢瞻的处贵遗权和清新妩媚的诗作	(84)
第四章 谢氏文学集团的中坚——谢灵运	(93)
第一节 谢灵运的生平	(93)

第二节	谢灵运的性格和思想倾向	(113)
第三节	谢灵运的山水诗	(128)
第四节	谢灵运其他类型的诗歌	(146)
第五节	谢灵运的辞赋和散文	(165)
第六节	谢灵运的创作对后世的影响	(180)
第五章	谢氏文学集团的后起之秀——谢惠连和谢庄	(193)
第一节	才思富捷的谢惠连	(193)
一、	谢惠连的生平	(193)
二、	谢惠连的文学创作	(200)
第二节	气候清雅的谢庄	(210)
一、	谢庄的生平	(210)
二、	谢庄的文学创作	(218)
第六章	谢氏文学集团的后期辉煌——谢朓	(227)
第一节	谢朓的生平	(227)
第二节	谢朓诗歌的思想内容	(245)
第三节	谢朓诗歌对谢灵运的继承及艺术特色	(260)
一、	长于抒情,情景交融	(265)
二、	物态刻画细微生动	(267)
三、	工于发端和末篇多踬	(269)
第四节	谢朓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275)
第五节	谢朓的辞赋和散文	(285)
第七章	南朝后期衰落中的谢氏文学集团	(293)
第一节	辞气横出、桀骜不驯的谢超宗与其子谢几卿	(294)
第二节	举止闲雅、恭谨谦退的谢朓兄弟及其子侄	(301)
第三节	才思敏锐的谢朓、谢微父子	(313)

第四节 孝行卓著、能诗善文的谢蔺、谢贞父子	(314)
附录一 东晋南朝陈郡谢氏世系表	(319)
附录二 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年表	(321)
主要参考文献	(419)
主要人名索引	(438)
后记	(447)

导论 谢鯤和谢氏家族的崛起

六朝的陈郡谢氏家族声势煊赫,和琅邪王氏家族齐名,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一直处于优裕的地位并享有种种特权。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感叹六朝兴废,寄托沧海桑田的世事变迁,可以从中看出当时的王、谢两大家族的富贵状况和人们的钦羡之情。

陈郡谢氏家族在六朝时不仅支脉繁衍,仕途通显,而且人才辈出,长盛不衰,特别是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宋书》卷四四《谢晦传》载谢晦临终作《悲人道》诗有云:“懿华宗之冠胄,固清流而远源。树文德于庭户,立操学于衡门”,也以文德学术自诩。根据现有资料统计,东晋南朝的陈郡谢氏家族中被正史记载有文集的达三四十人。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第三章《陈郡谢氏:侨姓文学世族之个案研究》引高似孙《纬略》卷六“累代文集”条云:

晋太傅谢安生琰,琰子昆(混),三代为仆射,并有文集。宋光禄大夫谢庄,庄子朏,朏子藩,朏子览,览孙温,六代五人,并有文集。

所以程章灿以为“按高似孙的说法,则谢氏别集尚可增加谢琰、谢览、谢温三种”。到目前为止,六朝陈郡谢氏家族中尚有诗作留存的有谢尚、谢安、谢万、谢道韞、谢芳姿、谢混、谢瞻、谢晦、谢世基、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谢微、谢举等十五人,现今尚有文流传的有谢衡、谢尚、谢安、谢万、谢石、谢玄、谢混、谢瞻、谢晦、谢歆、谢道韞、谢惠连、谢庄、谢朓、谢超宗、谢朏、谢几卿等二十多人,作品被《文选》



所收录的有谢混、谢瞻、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等六人,诗作被锺嵘《诗品》专门加以品评的有谢混、谢瞻、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世基、谢朓、谢超宗等八人。除个人创作而外,陈郡谢氏又好编纂总集,据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第三章的统计,总集类的谢氏著作,《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著录有十二部二百三十四卷,今录之如下:

谢混撰《文章流别本》十二卷。(程章灿原注:“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书名当作《文章流别别本》,中脱一‘别’字。”)

谢灵运撰《赋集》九十二卷。

谢灵运撰《诗集》五十卷。(梁五十一卷。)

谢灵运撰《诗集钞》十卷。(梁有《杂诗钞》十卷,录一卷,谢灵运撰,亡佚。)

谢朓撰《杂言诗钞》五卷。

谢灵运集《诗英》九卷。(梁十卷。)

谢灵运撰《回文集》十卷。

谢庄撰《赞集》五卷。

谢庄撰《诔集》十五卷。

谢灵运集《七集》十卷。

谢庄撰《碑集》十卷。

谢灵运撰《连珠集》五卷。

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家族的文学创作,给后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维启迪和创作经验,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朝谢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代表了六朝文学甚至是整个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其他家族无法与之比拟和抗衡的。

《元和姓纂》卷九:“谢。姜姓,炎帝之胤,申伯以周宣王舅受封于谢,今汝南谢城是也。后失爵,以国为氏焉。”谢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支居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初始并不贵显。陈郡谢氏家族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东晋初期的

谢鲲^①(281—323)。谢鲲字幼舆,祖父谢纘,曾任典农中郎将,父谢衡,官至国子祭酒。谢鲲生活在西晋末东晋初天下大乱、政治极不稳定、充满险恶和杀戮的非常时期。因此,尽管他从小就因为学问和才能而享誉一时,但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远离官场、对政治并不表现出丝毫的兴趣。《晋书》卷四九《谢鲲传》说他:“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绍并奇之。”也正因为 he 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所以便形成了他旷放通达的个性特征。他深慕“竹林七贤”的高蹈放达行为,自称“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世说新语·赏誉篇》)。《晋书》卷四九《光逸传》载光逸“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晋书》谢鲲本传曾记载谢鲲的一则逸事,说他的邻居高家有一女甚美,某日谢鲲前往挑逗,当时邻女正在织布,就用织梭猛掷过去,正好击中了他的嘴唇,并且打落了他两颗牙齿。此事传出后,人们作歌讥讽他说:“任达不已,幼舆折齿。”谢鲲闻之不仅毫不介意,反而傲然长啸说:“犹不废我啸歌。”无独有偶,《晋书》卷四九《阮籍传》记载阮籍事说:“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墟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谢鲲的这一举动,与他素所仰慕的先辈阮籍的行为又是何等的相似。《晋书》谢鲲本传说:“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虽自处若秽,而动不累高。”这正是他这种处世行为的极好概括,这与阮籍也是相一致的。谢鲲任诞

① 据《谢鲲墓志》,谢鲲卒于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晋书》卷四九《谢鲲传》云谢鲲卒时年四十三,则谢鲲当生于晋元帝太康二年(281年)。按《谢鲲墓志》,1964年9月10日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中,横腰被推土机挖去数字。墓志立于东晋太宁元年十一月,长60厘米,宽16.5厘米,厚11厘米,质地为花岗石。志文共四行,行十七字,末行少一字,共六十七字。云:“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县石子岗,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妻中山刘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茆阳。”见《文物》1965年第6期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戚家山东晋谢鲲墓演示文稿》。墓志,谢鲲作谢鲲,北朝墓志及敦煌写本,鱼字旁往往写作角,即鲲当即鲲。



放达的行为大抵如以上所说,但是他又不像毕卓、王尼等人“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晋书》卷四九《毕卓传》)的纵情逸乐,狂放不羁。他个性沉稳,《晋书》本传说:“永兴中,长沙王乂入辅政,时有疾鲲者,言其将出奔。乂欲鞭之,鲲解衣就罚,曾无忤容。既舍之,又无喜色。”在他担任当时任太傅的东海王司马越的掾属不久即被解职之后,“于时名士王玄、阮修之徒,并以鲲初登宰府,便至黜辱,为之叹恨。鲲闻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远畅,而恬于荣辱。”《晋书》本传又记载他有一次经过豫章(今江西南昌),夜宿于空亭中。过去此亭中时有鬼魅出没为祟,往往有夜宿者在此亭无故而死。但谢鲲却毫不介意,当他睡至拂晓时,有一黄衣人呼其名字让他开门,他不但毫不畏惧,反而从窗口伸手抓住了黄衣人的手臂,以致使黄衣人肩胛断落。视之,原来是个鹿精,于是他沿着血迹追去捉住了此怪。从此,亭中再也没有怪物出来伤人。空亭捉怪之事虽然只是后人附会的无稽之谈,甚至可能是谢鲲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而编造出来的故事,但这却正是他沉稳个性的极好反映。后来的史学家之所以将这一纯属虚无之事载入《晋书》之中,恐怕也是这一附会之事与谢鲲个性相符合的缘故。而正是由于他这一喜怒不形于色的沉稳的个性特点,使他在西晋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能转危为安,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谢鲲善于结交当时的知名人物,和王敦、王澄、庾敳、阮修等相与游处,关系密切。在当时,王敦、庾敳、阮修与谢鲲“号为四友”(《晋书》卷四三《王澄传》),与周顗、温峤也有深厚的交谊。他曾当面称赞周顗为“峨峨拂青天”的“社树”(《世说新语·排调篇》)。《晋书》谢鲲本传亦谓“鲲与周顗素相亲重”,又载温峤曾对谢鲲之子谢尚说:“尊大君岂惟识量淹远,至于神鉴沈深,虽诸葛瑾之喻孙权不过也。”由此可见,他又是政治上的有心人。《世说新语·品藻篇》刘孝标注引邓粲《晋记》记时人甚至将他与当时的执政庾亮相提并论,称赞说:“鲲有胜情远概,为朝廷之望。”袁宏作《江左名士传》也将他与裴楷、王衍、乐广、庾敳、王承等并列为中朝名士,说他:“好逸而心整,形浊而言清。居身若秽,动不累高。”我国西晋时的大画家顾恺之为谢鲲画像,将其置之石岩之中,说“此子宜置丘壑中”。^①

^① 唐房玄龄(579—648)等:《晋书》卷九二《文苑·顾恺之传》,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05页。

这些都说明了谢鲲在当时影响之大。

谢鲲在政治上相当敏感,他出仕后先进入执政的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的幕府,被任为参军事,但不久他即看出司马越必败的迹象,于是托病辞职,避居豫章。后来,他又进入权臣王敦的幕府,为王敦左将军府长史,并以讨伐杜弢的叛乱而立功,被封为咸亭侯。他虽然在凶狠残忍且有篡位野心的王敦手下,但能“推理安常,时进正言”。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讨伐刘隗、刁协为名,攻陷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将欲篡位,谢鲲从容讽谏。王敦的军府参军王峤因直谏激怒王敦,王敦下令斩王峤,“时人士畏惧,莫敢言者”,谢鲲乃谏之曰:“明公举大事,不戮一人。峤以献替忤旨,便以衅鼓,不亦过乎!”(《晋书》本传)既救了王峤之命,又投王敦之所好,不忤其意。他在和王敦的长期周旋中,不仅确保了生命的安全,也通过谏杀王峤等事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晋书》卷七〇《卞壶传》记载说:“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



南京戚家山北麓出土东晋太宁元年(323年)谢鲲墓志



此外,他在奉王敦之命入朝时,由于不同凡俗的应对举止,还得到了晋明帝司马绍的亲重。他死后,明帝在给大将军温峤的信中曾说:“痛谢鲲不绝于口。”(《晋书》卷七六《王廙传》)并追赠他为太常,谥为康侯。可见他不仅得到了一般士人的钦慕,而且还得到了当朝宰辅甚或皇帝的敬重。

在谢鲲之前,陈郡谢氏家族只是一般士族,在中原名声地位并不显要。《新唐书》卷一九〇《儒学中·柳冲传》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可见谢氏此前并非中原的著姓世族。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①之《谢鲲、谢尚与谢安》一节“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中说:“据《晋书》卷四九《谢鲲传》,其先世只能上溯两代。谢鲲祖纘,魏典农中郎将。关于谢纘,《晋书》只此一见,而《三国志》无闻,很可能是起自寒微,不为世人所重。谢鲲父衡,仕于晋武、晋惠之时。谢衡官守,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为守博士(《晋书》卷二〇《礼志》中);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为国子博士(《晋书》卷四〇《贾谧传》),旋迁国子祭酒(《晋书》卷四九《谢鲲传》),元康中擢太子少傅,太安元年(302年)为散骑常侍(《晋书》卷二〇《礼志》中)。谢衡学识,《谢鲲传》谓‘以儒素显’;《世说新语·文学篇》‘卫玠始渡江’条注引《晋阳秋》谓‘晋硕儒’;《晋书》卷五一《王接传》谓‘博物多闻’。谢衡的学识和官守是一致的,以儒学为官,遂以显名。”也说明在谢鲲之前陈郡谢氏的地位并不算高。《世说新语·方正篇》云:“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彪。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裒)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及恢亡,遂婚。”田余庆先生同书以为:“琅邪阳都诸葛氏为汉魏旧姓,鼎立时诸葛氏兄弟分仕三国为将相,家族至晋不衰。晋元帝以琅邪王入承大统,诸葛恢为琅邪国人,随晋元帝过江,地位亲显,所以拒绝与尚无名望的陈郡谢氏为婚。”《世说新语·简傲篇》:“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是阮思旷(裕)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田余庆同书以为:“阮、谢通家,累世交好,但阮裕却以地望自炫于谢万,斥谢氏门户后起无礼。可知直到东晋中期,谢氏在旧族眼中

^①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还没有特别地位,不受尊敬。”又云:“陈郡谢氏谢裒随兄鲲过江。鲲死于太宁元年(323年),葬建康城南石子冈。石子冈,三国孙吴时期以来是乱葬之所。据《三国志·吴志·妃嫔传》,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诸葛恪传》,孙峻杀诸葛恪,以苇席裹尸投于此冈。又据《搜神记》卷二‘石子冈’条,其地‘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谢鲲既葬于石子冈,说明其时谢氏家族还力不从心,不具备择地为茔的条件。永和元年(345年)诸葛恢死。其时庾氏势力骤衰,谢氏、桓氏家族乘时而起,地位渐重,所以谢裒子谢石始得娶诸葛氏小女。”可以说是相当准确而精辟之论。而由于谢鲲一生的努力,才确立了谢氏家族在当时的较高地位,开了谢氏家族兴盛之端。

谢鲲之弟谢裒生卒年皆不详,他的事迹,由于史料缺乏,知之也甚少。但从《晋书》卷七《成帝纪》所载咸康二年(336年)二月,“算军用税米,空悬五十余万石,尚书谢褒(案:谢褒应是谢裒之误,见附录二《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年表》晋成帝咸康二年)以下免官”的情况看,他应是个平庸无能的人。然而根据《晋书·谢安传》以及《世说新语·方正篇》刘孝标注引《永嘉流人名》的记载,谢裒却先后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吴国内史、太常卿等高级职务。谢鲲的儿子谢尚更是做到了给事中、尚书仆射、前将军、豫州刺史加都督豫州扬州之五郡军事之职,这样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殊荣,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谢裒之子谢奕、谢安、谢万、谢铁、谢石也都位任清显,历仕高位。谢氏家族的崛起,正肇始于谢鲲。从此以后,谢氏家族即开始走上了蓬蓬勃勃的兴盛之路,逐渐跻身于一流的世家大族之列了。



第一章 谢安的东山再起和谢氏家族的兴盛

第一节 谢安的出仕之路

晋穆帝升平年间,刚刚走上兴盛之路的谢氏家族遇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不是谢衰之子谢安凭借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和杰出的政治才能避免了这次危机的话,谢氏家族是绝不可能上升到和琅邪王氏相并列的地位的,甚至有可能走向其反面而趋于衰落。

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七月,坐镇朝廷长江上游的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庾翼病死,东晋政府于是任命桓温为安西将军、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镇江陵。当时,东晋政府的经济 and 军事中心在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和扬州(治所在今江苏南京),两州的户口占了全国人口的半数。《通鉴》卷一二八云:“初,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云:“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荆州地处长江上游,因此,荆州镇将往往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包藏祸心,对抗朝廷,甚至威胁到京都的安全。早在东晋立国之初的晋元帝永昌元年,荆州刺史王敦即以诛刘隗为名,拥众东下,攻陷建康。王敦死后,陶侃为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镇江陵。陶侃虽然没有如同王敦那样发动反叛,但也“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

卷六六《陶侃传》)。桓温是一个兼有文武之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一个大野心家,他坐镇荆州后即开始着手提高自己的威望,为对抗中央朝廷作准备。他在到任后的第二年就亲自率兵沿江直上,进攻割据四川的李势。永和三年(347年)三月,桓温攻破成都,李势投降。自此桓温日益骄横跋扈,东晋中央政权与方镇之争(即荆扬之争)继王敦之后又一次尖锐起来。

穆帝永和十年(354年),桓温亲率大军自江陵取道襄阳北伐,接连战胜了前秦主苻坚的主力,直至灞上,逼近长安,当地人民“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卷九八《桓温传》)这次北伐最后因为桓温缺粮而退兵。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再次北伐,击破姚襄主力,姚襄北走关中,桓温收复洛阳,修缮晋诸帝陵墓,置兵戍守而归。经过两次北伐,桓温的威望得到进一步提高,桓氏势力空前膨胀起来。为了牵制桓温的力量,东晋政权早在永和元年就任命谢鲲之子谢尚为豫州刺史,镇历阳(今安徽和县),屯兵淮南。穆帝升平元年(357年),谢尚死,朝廷又任命谢尚的族弟谢奕任豫州刺史。穆帝升平二年(358年),谢奕卒,宰相司马昱本拟以桓温之弟桓云为豫州刺史,但后来考虑到桓氏势力的膨胀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于是改命谢万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并冀四州军事、豫州刺史。谢万为谢衰第四子,谢奕和谢安之弟,《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万传》称他“工言论,善属文”,又“善自炫曜,故早有时誉”,是一个喜好清谈的文人气质颇重的人物,完全不懂军事。《太平御览》卷七〇一引《俗说》说他任吴兴太守时爱睡懒觉,其兄谢安只得每日清晨至其睡处,叩击屏风呼之使起。这样的人物,在豫州这样的重镇任刺史就已很不适宜,可是东晋朝廷却又在升平三年(359年)命令谢万和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郗昙率兵北伐,进攻前燕。谢万在接受北伐重任后,并不抚慰士卒,激励将帅,反恃才傲物,视手下将士如无物。《晋书》谢万本传记载当时事说:“万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自队主将帅已下,安无不慰勉。谓万曰:‘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万乃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诸将皆劲卒。’诸将益恨之。”当时,军人身份很低,军中将帅最忌讳被人称为兵卒。所以,谢万的以铁如意指四座所说的“诸君皆劲卒”,乃是视军中将士为自己的家奴,这可以说是对将士的极大侮辱。